

今天是国际盲人节

## 只要心中有太阳 世界就不会黑暗无光



“我心中有个太阳,我心中有个月亮……总有温柔的手牵着我,总有温暖的话送耳旁,我在爱的人间长大,只要我心中有个太阳,心里就不会黑暗无光。”这首优美动听的《爱在人间》是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写给盲人儿童的一首歌。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12日,记者走访我市的盲人学生和医生,感受他们的世界,了解盲人的生活。

□晨报记者 贾正威 李旭阳

盲人按摩师魏保山:  
残而不废,乐观生活

今年55岁的魏保山在20岁那年因伤致盲,但他很快从失明的痛苦中走了出来,重新面对生活。通过学习按摩知识,他被分配到我市按摩医院工作,如今他已是副主任医师了。

当记者问起他失明后的经历,他笑着对记者说:“我这一生也算是比较坎坷的了。”魏保山说,20岁那年,他在老家林县(现林州市)供销社工作,在销售雷管时,雷管意外爆炸,使他双目失明。当时的他风华正茂,得知自己失明后,一度悲观厌世,觉得活着不如死了,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后来在家人的劝导下,他得知社会上有很多失明的人,都在积极乐观地生活着,他这才慢慢从痛苦中走了出来。失明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什么也做不了,干什么都需要家人照顾,这时他开始琢磨自己应该干点什么事情。

“1979年,我和家人商量生产粉笔的事,这相对简单,且学校上课都要用,用量还不小。”魏保山说,他跟家里人一商量,家人很赞同,就帮他把粉笔作坊办了起来。

干了一段时间后,他的家里人通过报纸得知洛阳按摩医院正在招生,就建议他去试试。魏保山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我那时也犹豫,因为我的粉笔生意已经有起色了,我能养活自己,学按摩可去可不去。但家里人的意思是,学一技之长是为将来的生计着想。最后,我采纳了家人的意见,去洛阳按摩医院参加了统一考试。”

最后,魏保山顺利通过了考试,幸运地被录取了。后来他才知道,全省有600多名像他一样的考生,医院仅仅录取了60人。

在洛阳按摩医院,魏保山一边学习盲文,一边学习医疗课程。“那时候我学习非常刻苦,每天晚上同学都睡了,我还在被窝里摸着盲文书学习。”魏保山说,经过三年的学习,1984年6月,他顺利拿到了毕业证,并被分配到我市按摩医院工作,成为一名实习医生。

工作后,他仍然十分刻苦,他的按摩技术很快得到患者们的认可。按摩是个消耗体力的活儿,每给一个患者按摩需要40分钟。魏保山告诉记者,赶上来按摩的患者多的时候,一天要按摩七八个。

魏保山精湛的按摩技艺和丰富的理论知识,使他逐步成为市按摩医院的医师、按摩医师、按摩主治医师,直到现在的按摩副主任医师。

市按摩医院党支部书记、市盲协主席胡中雨说,魏保山乐观向上、善于学习,他虽看不见,但他的生活却与普通人没有两样,老婆有工作,孩子也已成婚,平时家里有啥东西坏了需要维修,他都能干,他还能用家中的天然气做饭……

从2005年开始,魏保山还学会了使用读屏软件上网。他说:“我喜欢通过百度百科,查询自己想了解的东西。”

## 盲人就业、出行尚存困难

胡中雨说,在社会中,盲人生活存在许多困难,就业面狭窄,我市极少一部分盲人集中在医疗按摩行业,大部分盲人赋闲在家,没有谋生技能。作为我市残疾人就业安置机构,市按摩医院是盲人就业者最为集中的地方。创办于1977年的按摩医院目前共有员工38人,其中盲人就占到了23人,还有其他残疾员工7人。“我们医院和市残联就业服务中心合作,每年都开办盲人按摩培训班,盲人来学习基本不用花钱。但来这儿参加培训的盲人太少了,因为很多盲人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培训班。”

在采访中,不少盲人或相关行业从业者都对社会关爱盲人的机制和环境表示感谢。同时,他们也提出,盲人在社会上活动仍有一定困难。“首先是占用盲道,虽然我市不断加强盲道建设,但部分路段的盲道被损坏,流动摊位、车辆占用盲道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维护有待完善。其次就是按照《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关于盲人的优惠政策要落实到位,不要让这些规定变成一纸空文。”胡中雨说。

记者在淇滨区几条主要道路调查时发现,盲道损坏、被占用的现象的确不少。而兴鹤大街等一些街道路口的红绿灯路况语音提示,现在不知何故消失了。

记者还走访了一些政府单位、医院等公共部门的电梯间,发现除了市残联,其他公共部门的电梯里没有盲文楼层提示,这些无疑都给盲人出行造成了一定困难。

除了出行困难,在就业方面,医疗按摩几乎是我市盲人唯一的从业途径,但其目前的生存环境正不断受到大量新建的健全人按摩机构的挤压。“在山城区东方红广场1公里范围内就有13家按摩机构,盲人医疗按摩行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这使盲人就业问题更加突出。据了解,在韩国等国家或地区,法律规定只有盲人可以从事按摩职业,以此来保护就业面极其狭窄的盲人群体。”胡中雨说。

据市按摩医院支部书记、市盲协主席胡中雨介绍,根据2010年的抽样统计,我市约有低视力障碍者1.5万人,大约每一百人中就有一名半盲人或全盲人,而致盲的原因大多是后天因素。残疾人本就是弱势群体,而盲人丧失了最重要的信息获取功能,他们又是残疾人中的弱势群体。

盲班学生:  
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记者采访的第一站是市特殊教育学校。走进盲班教室,盲班学生们正在上自习。得知记者来采访,几个男生围着记者兴奋不已,有的向记者展示他们的作业本,有的则介绍自己的同学叫什么。同学之间的默契和对学习与生活的积极态度让记者动容。

盲人学生所用的教科书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圆点。“我们学的盲文是由56个字母组成的,每个字母由不同的圆点组合表示,我们靠手指触摸这些圆点分辨读音,这和汉语拼音的拼读方法一样,这些字母拼在一起就是字了。”一位盲生说。

“在盲文中‘全’字的拼音是这样的,q是一个字母,uan是一个字母。单独触摸一个音节时,很难确定它是什么字,要通过掌握大量的拼音,靠上下文来判断它是哪个字。”盲生们一边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文字,一边拿出盲人专用纸、笔写字。只见他们用盲文写字板夹住纸,用盲文笔在纸上戳下很多圆点。

目前,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班共有9个学生,有些人在这里学习了好几年了。17岁的小伟从小就失明了,经市残联等部门的帮助治疗,他现在能模糊地看到一些影子。在市特殊教育学校7年的学习中,他学会了盲文,还学习了数学、语文、政治等多门课程。

谈起在盲校的生活,小伟觉得很充实。每天6时起床洗漱、锻炼,21:30睡觉。在这里,除了学习他还学会了自理生活起居。以前在家里,每当爸爸上班后,小伟觉得很寂寞,而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如同他的亲人,大家在一起学习玩乐、互相照顾,让彼此在黑暗中感受温情。

除了学习,小伟非常喜欢收听评书广播和跳绳,他也想“看”书,但市面上能买到的盲文读物很少。学校里的盲文图书已经很旧了,而且都是教学类的,小伟告诉记者,他很想读一些盲文小说和医学方面的书。“我正在自学中医理疗学,马上就要毕业了,我想学习一门技术,将来能够自力更生。”小伟对记者说。

虽然遭遇不幸,但这些盲生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在家人和社会的帮助下,他们学习文化知识,为以后走入社会打下基础。小伟说,他很感谢社会各界好心人的帮助,“我知道每年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希望和我一样看不到光明的孩子们不要有心理障碍,要快快乐乐地生活,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小伟对未来满怀希望。

盲文教师冯贞:  
教孩子用手去感知世界

盲生学习文化知识,离不开老师的教育,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盲文教师们为学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今年36岁的冯贞,1994年毕业于鹤壁师范学校(现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师范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市特殊教育学校。冯贞告诉记者,她上学时并没有接触过盲文,后因为工作需要,通过培训才开始为盲文班的学生授课,今年已经是她在这里工作的第18个年头了。

18年,如果是在普通学校任教,冯贞现在可能已经“桃李满天下”了,由于盲文班教育的特殊性,她每接手一个班,就要从一年级开始辅导至初中课程学完。所以,18年来她才送走了两批学生,现在教的是第三批。冯贞告诉记者,盲生学习的第一步就是学盲文,通过让学生数小米来锻炼他们的触摸能力,然后开始教他们识别声母、韵母和拼音,学会后他们就可以根据拼音拼出字词和句子了。

“盲文班的学生比较少,前两批都是四五名学生,这一批是九名学生,虽然他们都在同一个班上课,但年龄不等,学习进度也不一样。这一批最大的已经16岁了,最小的才8岁,我讲课时要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逐一辅导。一般需要六年到七年,盲生们才能学完小学和初中的课程,然后他们可以参加洛阳按摩学校的考试。”冯贞说。

教盲文班的学生,要非常细心和耐心。既要当好老师,又



资料图。

要当好“保姆”。学习盲文主要靠手指的触摸能力,有的学生触摸能力强,学的就快,有的触摸能力差,学习进度就慢一些。所以,要当好盲文班的老师,必须耐心细致。“我们是他们的老师,但要是说是他们的保姆和妈妈也不夸张。”冯贞说。

冯贞告诉记者,因为是特殊教育学校,这里不仅有盲人,还有肢残的学生,大家都在一栋楼里上课,共同生活。因为失明,所以盲文班的学生在学校里处于最弱势的地位。有时候,盲生从自己家里带来好吃的东西被其他顽皮的同学抢去了,有时盲生的文具被别人拿去玩了……这些“纠纷”都得老师帮他们解决。

“不过,自从去年学校搬到淇滨区后,一方面学校的办学条件改善了许多,另一方面学校为了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为避免发生意外,教学楼的楼梯过道里都装上了扶手,盲生的状况就好多了。”冯贞说。

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平时,冯贞经常接到她曾经教过的盲生的电话,学生们的问候让她十分欣慰。

冯贞说:“我和每一届学生一相处就是六七年,到他们毕业时,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再加上盲生的朋友圈比较窄,他们视我为合得来的朋友,所以不论是毕业多久,都会经常给我打电话,谈谈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每次接到学生的电话,了解到他们乐观地生活着,我也放心了。”

冯贞说,如今社会上的一些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都比较关注盲人的生活和学习,学校也经常收到他们的捐赠。但仍有少数人在言语中对盲人不够尊重。

“以前我有两个学生,最听不得‘瞎’或‘瞎子’这些字词,他们觉得那是对他们的侮辱和歧视。有时候,他们听到别人那样称呼他们时,就会非常生气甚至动手跟对方打架。如果称呼他们为‘盲人’或‘低视力者’等,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希望大家能够尊重盲人,在称呼上注意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冯贞说。